

行吟在诗歌的春天里

■王天瑞

不是编,不是夸,不是吹,我和诗人张安祥是老乡,是战友,是朋友。今天我沾沾张安祥的光也出出名。不然,我和读者朋友怎么会在这儿见面哩!

当我捧起张安祥的这部诗集《百味诗韵》,顿觉惊诧又惊奇。当我打开这部诗集聚精会神地读过两遍,不由惊叹又惊喜。

48 年前的那个寒冷冬天,风华正茂的张安祥和我们一千多名小老乡,穿上翠绿军装,坐着闷罐子火车,咥咥当咥咥当地从豫东故乡开赴我国东北。到了!四天四夜后,新兵们下车一看,哟哟,天白地白山白水白大树白,一切都是冰冻雪封。这里是长白山区的深山密林。这就是著名的林海雪原。“当好祖国卫士,固我中华边关”。张安祥在连队站岗、放哨、巡逻,在团机关培训干部、部署教育。那时候我就知道,张安祥是模范党员,是优秀干部,是能写会画的“军中秀才”。14 年飞闪即逝,张安祥很想写诗,他把青春颂诗写在了祖国边境线上,但却没有时间写作自己的诗歌。

部队百万大裁军!张安祥听从祖国安排,又英气风发地回到豫东故乡。在县委机关,在乡长、书记、局长的位置上,他为了大家忘小家,为了公家忘自家,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中共河南省委授予他“优秀党务工作者”光荣称号。张安

祥很想写诗,他把战斗颂诗写在了人民群众心坎里,但却没有时间写作自己的诗歌。

张安祥退休了,张安祥歇着了,往后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干什么呢?工作几十年,没有学会吸烟喝酒打麻将,唯一的喜爱是诗歌,那就写诗歌吧。从此,张安祥就认真地兢兢业业地写起诗歌来。古人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张安祥说,万卷书还没有读够数,万里路倒是行得超过了指标。几年里,张安祥几乎走遍全国各省,几乎游遍大山名川。广阔的见闻、丰富的阅历、厚实的生活是创作诗歌的源泉,山川美景更激发了创作诗歌的热情,张安祥心底那积蓄、酝酿、发酵了的诗兴、诗意、诗情不可遏止地陡然喷发,并一发不可收,在犀利的笔端汨汨流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近些年,我和张安祥毕竟分住两座小城,我知道他喜诗、爱诗、写诗,却不知道他写出了这么多诗,更不知道他写出了这么多好诗。

我反复品读《百味诗韵》,真为能有张安祥这样的老乡、战友、朋友感到骄傲和自豪。张安祥今年 66 岁,但他始终有一颗年轻、纯洁、善良、热忱的心。读他的诗,仍像读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子的青春之诗,诗的字里行间始终蕴含着诗情画意、映照着晨光霞彩、洋溢着朝气蓬勃、彰显着阳刚之气,能给人以

不可估量的喜悦、憧憬、启迪和鞭策。

诗言志,诗也言情。张安祥的雄心壮志、报国之志——其志真真;张安祥的乡情、亲情、爱情、友情——其情殷殷。张安祥热爱祖国,他就写祖国的山水湖亭、革命圣地、古今人物……他写《钓鱼岛》,写得怒火中烧:“东方雄狮怒吼起,万顷海疆掀惊涛。”他写《岳飞》,写得寓意深沉:“只见秦桧跪鹏举,未闻宋皇有呻吟。”张安祥热爱故乡,他就写故乡的名城新景、遗址古迹、稻麦丰收、安居排楼……他写《吴广塔》,写得酣畅淋漓:“诉说秦末风云事,农民起义动地天。”他写《新村新貌》,写得令人神往:“春风吹来建新村,新村处处满眼春。”张安祥热爱生活,他就写大自然的鲜花、绿草、大树、飞鸟……他写《葡萄》,写得垂涎欲滴:“千头万绪爬满棚,珍珠玛瑙串串生。”他写《白天鹅》,写得妙趣横生:“疑是天仙降凡世,羞羞答答立碧波。”还有一种乡下农民俗称“地亩鸥”的鸟,他更是写得风趣、幽默、真实、形象:“这鸟真奇怪,半夜去叫卖;嘴插地缝里,声传十里外。”

张安祥正且行且吟在诗歌的春天里!《百味诗韵》是张安祥的第一部诗集,其第二部诗集正在紧张编辑中。好啊,张安祥,我为你呐喊助威。

无限风光在前方!

老伴与花

■程习奎

婀娜着、玉立着花的情影。

这下老伴可忙活开了。她上楼的第一个节目就是看花,与花儿亲密,与花儿私语,并隔三差五地浇水。花儿也生病也生虫,于是她就打药。嫌花儿不壮,就买来花草专用的生长素喷洒。她忙碌的样子,像是脚下生风;赏花的样子,多是惬意多是陶醉。

只可惜我们都不懂养花。不知咋回事儿,两棵滴水观音先后夭折。还有西兰花、小翠竹一株接一株地枯萎凋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她最钟爱的蜡梅竟也萎靡不振,奄奄一息,到最后只剩下一根光杆儿了。老伴眉宇紧锁,一脸惋惜,这让我想起“冷月葬花魂”的句子来。我要把它扔了,老伴不让,她说花茎还绿着呢,皮还绿着呢!

就这样,这蜡梅就冬眠在花盆里,枯死在花盆里。然而,到了来年四月,她发现这蜡梅的枝头竟有些绿意了,正孕育着几点嫩绿的奶芽!当看到这花死而复生的时候,老伴兴奋地说:“这花死,像是我死了;花活了,就像我又活一回一样。”

可是,整个夏季、秋季,这花也只长着绿

叶,并无开花的意思。冬天冷了,老伴就把它搬到女儿屋里,想让它沐浴温暖的阳光。

就在今年春节后不久,我正在看电视,老伴像是发疯似的大喊一声“呀,快来看哪,梅开了”。我走进女儿屋里,见老伴兴奋得手舞足蹈。那花黄黄的,六角花瓣,小纽扣般大小,零星点缀于绿叶间。以后,便一点点一枝枝次第绽放。一树的黄。黄得雅致,黄得干净,黄得恰到好处。它略带羞涩地秀出它的小巧、它的小家碧玉。

然而,这并不是蜡梅。我在电脑里“百度”过,百度上有各种各样蜡梅的图片,与我家这盆都对不上号。蜡梅与梅花不同,不属于梅科,一说它属于蔷薇科,一说它属于蜡梅科,不如梅花耐寒。但老伴一口咬定,这就是蜡梅,花店老板说得千真万确!看她认真的样子,我便不再为自己坚持,不能扫她的兴致。

“蜡梅”灿烂依然,老伴快乐依然。其实,是不是蜡梅并不重要,只要她心里有花,心里就会姹紫嫣红,花儿就会在她心里芬芳;只要心里有太阳,她心里就会洒下一片阳光和一丝温暖。

我的“地主”奶奶

■王耿

了。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吧,因为成分问题,我的奶奶经常被村里叫去开会,捡砂礞修路。两个叔叔因此很晚才找到离过婚的女人做老婆。我上小学时还被人喊着“地主羔子”,板凳还被一个豆姓老师扔出过教室。

我奶奶从来不怨天尤人,不诉说,很坚强,很简朴,经常教育家人要勤俭,不与人斗气。她自己纺花染线经纺织布缝衣服,经常用一架老纺车纺花到半夜,洗衣服时打了洋胰子,水很黑了也舍不得倒掉。她经常领着我们到处挖野菜回来拌些玉米面蒸了吃。那时家里常用的煤油和盐是用家养鸡下蛋换的。她厨艺应该也很好,她说过年轻时能用一个猪头做出十八道不同的菜。她对我们很好,我母亲以前多病,奶奶会擀纯白面面叶,煮熟了放些盐拌的碎葱花,滴上几滴香油,我母亲偷偷地分一些给我吃,那个香啊至今不忘。过年时蒸的花卷馍奶奶会把最外边的一层好面皮揭给我吃。

那时我家是出了名的缺粮户,经常见奶

奶和妈妈向人借东西。借面是拿一个面瓢,挖一瓢,然后用筷子沿瓢沿儿刮一下留个标准,还人家时也这样做,但是要稍微按实一些。奶奶经常给我们讲故事,讲以前的生活。说是地主,其实就是地多一些,雇人干活,自己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她说当时生活怎么也不像现在有些电影里描写的那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

我的奶奶仅有的一张照片还是我初学照相时给她拍的,由于光圈没调好,自己买的显影液定影液,曝光有些过度,有些模糊。奶奶八十四岁无疾而终。她去世后爸爸就拿它请人比着画了一张遗像挂在家里。最是她粗糙的双手和布满皱纹的面容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她对后辈儿女的好让我常常忆起。

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现在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日子过得很好。我的奶奶却没能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美好生活。她可能是地主,但她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是一个勤劳善良和蔼可亲的女人。

诗歌

像鸟一样掠过田野 (外二首)

■徐桂荣

赶在冬至之前,大雪之前
再来逡巡一遍这片田野
这片无边无际、绵绵不绝的
苍凉与开阔
是你此时富有的帝国

你看,冬小麦正掏出体内油油的绿
涂在一畦一畦的土壤上
风跑来,将其拔节的秘密
翻出声响
树木落尽了叶子
腾出枝条,等待着雪来

阡陌纵横,交错
每一条,都没有起点
又都是起点
没有终点,又尽是终点
将你的踪迹,以及这个下午
围成方形

另一些更小的鸟
用翅膀,将天空抬得很高
太阳就在那里挂着
在那些小翅膀软羽毛上面
太阳老了,眼神日益慈祥
温暖,柔和

它们都是你的兄弟,亲人
在你到来之前
或离去之后
一直尽职尽责、精心周到地
看护着这自然之大美
你们共同的家园

麻雀们一定冷了

它们不再一只一只地飞
不再三只五只地
在草坪上蹦蹦,嬉戏
而是结成群,结成很大的群
翅膀搭着翅膀,一起飞

麻雀们一定冷了
它们依旧只有几片羽毛可以穿戴
那么小,那么薄
挡风的树叶纷纷落尽
遗弃了它们

只能这样翅膀搭着翅膀
坚持着飞。飞成一大片
唧唧喳喳的碎棉絮,碎云彩
来抵御这个飘摇的黄昏
和即将涌来的更冷的夜色

它们一定很冷很冷
比我还冷

出门和两只麻雀打个照面

它们同时抬起头来
用黑黑的眼睛与我对视
但很快就转过身去
继续啾啾叫着,蹦跳着啄食
更确切地说,是啄霜粒
这天寒地冻的清晨,贫瘠的季节
地上除了霜粒什么也没有
但它们依旧啄得很欢
西一下,东一下
东一下,又西一下
这反复单调却专注的动作
似乎不是为了吃食,为了果腹
而是一种游戏,或者仪式
一只带着另一只
一只紧随着另一只
像两片小小的
被风不停地掀动的落叶
对我的注视,不理不睬

随笔



女人爱花。老伴也不例外。在老家结婚不久,妻子就从集会上买了两瓶塑料花,名曰“泡花”,是泡在罐头瓶里的,一瓶向日葵,一瓶仙人球,放在堂屋的方桌上,既是一道风景,更是一份喜庆。

如今她已年至半百,仍爱花不减。新房装饰好没几天,她就买来了一大盆芦荟。过了一阵子,又买来两盆滴水观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吊兰、玻璃翠、夜来香、紫罗兰,叫上名儿的,叫不上名儿的,阳台上、客厅里、卧室里都

散文

想了许久,还是忍不住写个短文怀念我的“地主”奶奶。有一点需要声明,这里真的不带政治色彩,只有人间亲情。

我的奶奶若是活到现在,应该是 107 岁。至今我不知道她的姓和名,只知道以前我家成分不好,个别贫下中农叫她“地主婆”,而好多门宗人喊她“三奶奶”。

从小就听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村是县里的半拉衙门,好像就特指我们的门宗。我打小没见过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是个勤劳善良又本分的裹脚女人,没有文化,是她靠着一双小脚和一双手坚强地将我五男二女的父辈养大。我家是地主成分,但我们真的一天也没有过大户人家的奢华生活。

记忆中我奶奶的房子是瓦接檐,四壁土墙,土院墙高不到一米,几根木棍用旧铁丝拧在一起就是大门。屋里面有一张老式大床,一张带抽斗肚的桌子,一把太师椅,质地看起来很好,由于过于破旧后来也扔掉了。听奶奶说以前还是有些家产的,“土改”时被哄抢分掉